

虛谷閒抄

說纂十一

散錄

安西市帛肆有販鬻求利而爲之平者姓張家富於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也嘗晝寢夢至一處朱門大戶檠戟森然由之而入望其中堂若設筵張樂左右廊皆施帷幄有紫衣吏引張氏於西廊幙次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皆花容綽約釵鈿照耀旣至吏促張妝飾諸女迭助之理澤傅粉



言身正身  
有頃自外傳呼侍郎來競隙間窺之見一  
紫綬大官張氏之兄嘗爲其小吏識之乃  
吏部沈公也俄雙呼曰尚書來又有識者  
并帥王公也遂巡復連呼曰某來皆郎官  
以上六七人坐畢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群  
女旋進金石絲竹鏗鉤震響中宵酒酣并  
州見張氏而視之尤屬意焉謂曰汝習何  
技能對曰未嘗學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

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予之箏亦然琵琶  
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或  
遺乃令口授吟曰環梳闌掃學宮妝獨立  
閒庭納夜涼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  
月如霜謂張曰其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忽  
驚啼而寤手捫衣帶曰尚書命我矣索筆  
錄之問其故泣對所夢且曰殆將死乎母  
怒曰汝作魘爾何乃出不祥言如是因臥



病累日外親有持酒殺者又有將食來者  
女曰且須膏沐澡滌母聽良久艷妝盛飾  
而至食畢乃徧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可  
留某今往矣因援衾而寢父母環伺之俄  
遂卒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三夢記  
同昌公主薨帝傷悼不已以仙音燭賜安  
國寺冀追冥福其狀殊高層層露寶爲之  
花鳥皆玲瓏燭旣然點外玲瓏者皆響動

丁當清逸燭盡響絕莫測其理  
逸史

蜀中有一道人賣自然羹人試買之盃中  
二魚鱗鬣腸胃皆具鱗間有黑紋如一圓  
月味如澹水食者旋剔去鱗腸其味香美  
有問魚上何故有月道人從盃中傾出皆  
是荔枝仁初未嘗有魚并月則笑而急走  
回顧云蓬萊月也不識明年時疫食羹人  
皆免道人不復見  
賓退錄



幽州石老者賣藥爲業年八十忽腹大十  
餘日不食惟飲水而已其疾猶扶持而行  
比明其子號泣呼四隣云適來有病白鶴  
入吾父室中吾父亦化爲白鶴同飛去矣  
遂指雲中白鶴擗地號叫人異而觀之皆  
焚香禮拜節度使李懷仙差兵馬使朱希  
來驗見室中有穿紙格出入處遍問邑人  
四鄰皆言石老化爲白鶴飛去翔翥雲間

移時節度使賜絹一百匹米一百石與石  
老子家遠近傳石老得仙太清宮道士段  
常著續仙傳備載石老升仙事月餘其子  
與鄰人爭鬪官中訊鞠乃爲分絹不平云  
石老病久其夕奄忽將終其子以木貫大  
石縛父屍沉於桑乾河水妄指雲中白鶴  
是父州縣復差人檢驗於所說沉水處澇  
漉得屍懷仙遂杖殺其子

辨疑志



吳郡太湖中有聖姑棺洞庭山有聖姑寺并祠其棺在祠中俗傳聖姑之死已數百年其貌如生遠近來賽歲獻文服妝粉不絕有人欲得觀者巫祕密云慎不可若開便有風雨之變村閭皆信事之無敢窺者巫又妄傳云有見者衣妝儼然一如生人大曆中福建觀察使李照之子七郎者性狂兇恃勢不懼程法因率奴客啓棺視之

惟朽骨髑髏而已亦無風雨之變

辨疑志

淄青有一百姓家燕窠累年添接僅踰三尺其燕哺雛既飛忽一日有諸野禽飛入庭除俄而漸衆棟宇之上棲息無空隙不復畏人厨人饋食於堂手中盤饌皆被衆禽搏撮莫可驅逐其家老人罔測災祥顧之甚悶忽以杖擊破燕窠隨手有一白鳳雛長三尺以來自巢而墮未及於地卽掀



然出戶望西南冲天而去諸禽亦應時散  
逝須臾而盡又一家亦是燕巢中忽然赤  
色光芒而隱隱有聲若鳴鼓地中日夜不  
絕夜後廂巡呵喝於外責其不戢燈燭既  
入其舍視之不見有火纔出門外望之則  
有火焰亘天居旬日間人漸聲傳或聚觀  
其家老人懼偶以拄杖探燕巢中卽有一  
小赤龍子長尺餘墮下鱗甲炳煥老父驚

戰速以裊褥藉之焚香禱謝未畢而見一  
大龍長丈餘自簷屋而入光如列炬爍人  
瞻視一家震駭竄伏稽顙龍徐徐擁其子  
入自寢室穴屋騰天而去亦不損物然二

家不三數年皆隳敗焉

金華子  
雜編

徐太尉彥若之赴廣南將渡小海有隨軍  
將忽於海淺瀨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  
嬰兒之拳內有一小龜子長可一寸往來



旋轉其間略無暫已瓶項極小不知所入  
之由也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船一舫壓  
重乃起視之卽有衆龜層疊就船而上其  
人大懼以將涉海慮致不虞因取瓶祝而  
投諸海衆龜遂散旣而話于海船之胡人  
曰此所謂龜寶也希世之靈物惜其遇而  
不能有蓋薄福之人不勝也苟或得而藏  
家何慮寶藏之不豐哉惋歎不已

雜編

僖宗聰睿強記好馳騁諸色博弄無不周  
徧季年寵內園小兒張浪狗好歌能舞纔  
十六七寵冠儕輩忽一日浪狗曰臣無馬  
乘僖宗乃密與銀一百兩令自買之時聖  
駕方自岐陽回長安少有好馬浪狗於雲  
陽縣求得一疋畜宣徽南院僖宗一日獨  
行院中聞浪狗得馬潛行看之此馬未曾  
騎習僖宗巡繞馬左右謂浪狗曰好馬好



馬數徧不已馬忽騰躍右足踏僖宗左脅  
便倒地不蘇浪狗驚惶急取銀孟子以尿  
灌僖宗口良久方蘇歸後稱氣疾以給醫  
術二十餘人候脉出藥皆言是膀胱之氣  
竝無瘳効脅痛轉劇臥十二日崩本因馬  
踏也 雜錄

太祖天性不好殺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  
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

他不得卿等勿妄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不  
下乃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  
覽之赫怒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  
可妄殺也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  
時也天人相感如此 曲洧舊聞

蔡元長享用侈靡喜食鷄每預畜養之烹  
殺無數一夕夢鷄數千百訴於前其一鷄  
居前致辭曰食君廩中粟作君羹中肉一



詩集卷之八  
八  
書院  
羹數百命下筋猶未足羹肉何足論死生  
猶轉轂勸君宜勿食禍福相倚伏觀此亦  
可爲恣饕餮而暴殄天物者之戒矣

章子厚惇初來京師赴省試年少美丰姿  
當日晚獨步御街見雕輿數乘從衛甚都  
最後一輿有一婦人美而豔揭簾以目挑  
章章因信步隨之不覺至夕婦人以手招  
與同輿載至一甲第甚雄壯婦人者蔽章

雜衆人以入一院甚深邃若無人居者少  
選前婦人始至備酒饌甚珍章因問其所  
婦人笑而不荅自是婦人引儕輩迭相往  
來甚衆俱亦姝麗詢之皆不顧而言他每  
去則以巨鎖扃之如是累日夕章爲之體  
敝意甚徬徨一姬年差長忽發問曰此豈  
卽所遊之地何爲至此邪我主翁行迹多  
不循道理寵婢多而無嗣息每鉤致年少



之徒與群婢合久則斃之此地數人矣章  
惶駭曰果爾爲之奈何姬曰觀子之容蓋  
非碌碌者似必能脫主人翊日入朝甚早  
今夕解我之衣以衣子我且不復鎖門俟  
至五鼓吾來呼子亟隨我登廳事我當以  
廝役之服被子隨前騶以出可以無患矣  
爾後慎勿以語人亦勿復由此街不然吾  
與若皆禍不旋踵矣詰旦果來扣戶章用

其術遂免於難及既貴始以語族中所厚  
善者云後得其主翁之姓名但不欲曉於  
人耳少年輩不可不知戒也

投轄錄

清源人陳襄隱居別業臨牕夜坐外即曠  
野忽聞人馬聲見一婦人騎虎自牕下過  
徑之屋西室內壁下先有一婢臥婦人即  
取細竹杖從壁隙中刺之婢即云腹痛開  
戶如廁襄方駭愕未及言婢始出已爲虎



所搏遽前救之僅免鄉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謂鬼虎者也

稽神錄

池州進士鄒閔食貧有守一日將之外邑凌晨啓戶見一小箚籠子在門外無封鎖開視之乃白金酒器數十事約重百兩殆曉寂無追捕者遂挈歸謂其妻曰此物無因而至豈天賜我乎語未絕覺股上有物蠕蠕動金色爛然乃一蠶也遂撥去之未

回手復在舊處以足踐之雖隨足而碎復在閔胷腹上矣棄之水投之火刀傷斧碎皆卽如故衾稠飲食之間無所不在閔甚惡之友人有識者曰吾子爲人所賣矣此所謂金蠶蠱者是也始自閩廣近至吾鄉物雖小而爲禍大能入人腹中殘嚙腸胃復完然而出閔愈懼乃以箚籠事告之其友曰吾固知之矣子能事之卽得所欲日



致他財以報耳閻笑曰吾豈爲此也友曰  
固知子不爲也然則奈何閻曰復以此蟲  
并舊物置籠中棄之則無患矣友人曰凡  
人畜此雖久而致富即以數倍之息并原  
物以送之謂之嫁金蠶其蟲乃去直以元  
物送之必不可遣今子貧居豈有數倍之  
物乎實爲子憂之閻乃仰天歎息曰吾平  
生以清白自處誓不失節不幸今有此事

遂歸家告其妻曰今事之固不可送之又  
不能惟有死耳若等好爲後事乃取其蟲  
擲於口而吞之舉家救之不及妻子號慟  
謂其必死數日間寂無所苦飲啜如故逾  
月亦無恙竟以壽終其家亦因獲金之故  
遂致小康豈以至誠之感妖孽不能爲害

平幙府燕

間錄

姑蘇馮氏兄弟三人甚相愛其季娶婦未



逾年輒諷其夫使分異夫怒曰吾家同居三世矣汝欲敗吾素業邪婦乃不復言其仲每對親戚切齒謂此婦必破吾家一日其婦向夫悲泣求去詰之不荅固問之始收淚曰妾父母以君家兄弟篤於友義故以妾歸君今仲常欲私我我不敢從每恚怒欲令君逐妾向勸君別居其實慮此使妾不幸爲仲所污縱君含耻能忍妾亦何

面目以見親戚乎因泣不止季怒遂逼其

兄析居而孝友衰焉

避齋  
閒覽

婦人之妬有異甚者四十年前撫州監酒范寺丞者妻色美而妬范寵憚之同官每休暇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夕范輪次直宿會有告私釀者范晨率吏卒徑往搜捕其同事李供奉者素知范妻之妬戲取妓鞋密置范臥具中須臾務吏攜衾褥歸妻



言身集  
展衾得鞋神色沮喪詰所從來吏言不知  
於是泣怨良久拊心而呼曰天平有是邪  
乃入室闔戶而寢頃之范還排戶入則自  
經死矣又有人任湖南倅妻生一子已周  
歲夫婦甚愛憐之偶一日郡守在告倅攝  
郡事會鄰郡太守過郡開宴命妓妓中有  
一秀慧者立侍倅側倅顧與語及戲爲酒  
令笑語方酣忽鈴吏擎生肉二盤置賓主

前倅愕問其故則子肉也蓋妻忿夫與妓  
語乃手刃其子剖肉以獻其毒忍至此  
齋

開覽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  
晚年預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  
不歎惜其初受敕修書也語其妻曰吾今  
修書可謂胡孫入布袋矣妻曰君於仕宦  
何異鮎魚上竹竿邪聞者皆謂確對

歸田錄



余尚書靖慶曆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  
林木延袤數十里每月盈之夕輒有笛聲  
發于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  
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  
大栢中出乃伐取以爲枕笛聲如期而發  
甚寶惜之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  
工解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於月下吹  
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

不復有聲矣

遊齋  
間覽

陳子直主簿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  
聲如擊鼓遠聞于外行人過門者皆謂其  
家作樂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醫莫  
能知

登州海中遇晴霽忽見臺觀城市人物往  
還者謂之海市東坡嘗一見之又歐公過  
河朔高唐縣宿驛舍夜聞鬼神自空中過



人畜之聲一一可辨父老云二十年前曾  
晝過土人謂之海市高唐去海實遠海市  
之說竊恐不然舊說漢時有人奉使過海  
忽見漢家宮闕臺殿如在目前使人因具  
衣冠向闕而拜須臾風駛舟行遂迷所在  
又酉陽雜俎云有人掘井深已倍常井數  
丈不見水忽聞向下車馬人物喧闐之聲  
近如隔壁出以告州將州將遣數人驗之

不誣欲奏其事恐涉怪而止遽令塞之又  
湘潭界中有寺名方廣每至四月朔日在  
東壁則照見維揚官府樓堞居民舍宇物  
物可數又家弟曾宿福清紫微院至三鼓  
後忽聞院後謹呼交易之聲儼如城市皆  
是浙音達旦而止明日起視皆高山峻壁  
也寺僧云一歲之中凡數次如此人謂之  
鬼市幽陰之事蓋有非人意所能測者

聞覽



宋方回錄  
字萬里  
號虛谷

虛谷閒抄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